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9n1351

白雲守端禪師語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上堂
  - 贊
    - 楊岐和尚
    - 衡州茶陵受業和尚
    - 題雲葢會和尚遺塔
  - 頌古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51
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上

上堂

卍云上堂法語既載于續刊古尊宿語要卷三，故今不再錄，但収所遺者耳。

上堂：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圓通則不然，時挑野菜和根煮，旋斫生柴帶葉燒。

示眾云：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。拈拄杖云：山河大地，水鳥樹林，情與無情，盡向拄杖頭上作大獅子吼，演說摩訶大般若。且道天台、南嶽說什麼法門？南嶽說洞山五位修行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，莫守寒巖異草青，坐斷白雲宗不妙。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，一喝分賓主，照用一時行，要會箇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廬山出來道：汝兩個漢正在葛藤窠裡。不見道：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此三個漢見解，若上衲僧秤子上秤，一個重八兩，一箇重半觔，一個不值半文錢。且道那個不值半文錢？但願春風齊著力，一時吹入我門來。

示眾云：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羣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常處此菩提座。大眾！作麼生說個隨緣赴感底道理？祇於一彈指間，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，而未嘗動著一毫頭，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。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，相次與大眾相別，去宿松縣裡開堂了方歸院去。且道還離此座也無？若道離，則世諦流布；若道不離，作麼生見得個不離底事？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，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？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？若恁麼，正是掉棒打月。到者裏直須悟始得，悟後更須遇人始得。汝道既悟了便休，又何必更須遇人？若悟了遇人底，當垂手方便之時，著著自有出身之路，不瞎却學者眼。若祇悟得乾蘿蔔頭

底，不唯瞎却學者眼，兼自已動，便先自犯鋒傷手。汝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：幽鳥語喃喃，辭雲入亂峰時如何？答云：我行荒草裡，汝又入深村。進云：官不容針，更借一問。師翁便喝，進云：好喝。師翁又喝，先師亦喝，師翁乃連喝兩喝，先師遂禮拜。大眾！須知悟了遇人者，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，却在千峰頂上握手；向千峰頂上相逢，却在十字街頭握手。所以山僧嘗有頌云：他人住處我不住，他人行處我不行，不是與人難共聚，大都緇素要分明。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，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，有眼者莫錯怪好。珍重！

示眾，云：泥佛不度水，木佛不度火，金佛不度爐，真佛內裏坐。大眾！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、八萬四千毛孔，一時拋向諸人懷裡了也。圓通今日路見不平，為古人出氣。以手拍禪床，云：須知海嶽歸明主，未信乾坤陷吉人。

師姓葛氏，衡陽人。幼事翰墨，及冠，依茶陵郁禪師披削，往參楊岐。岐一日忽問：受業師為誰？師曰：茶陵郁和尚。岐曰：吾聞伊過橋遭擷有省，作偈甚奇，能記否？師誦曰：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。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岐笑而趨起，師愕然，通夕不寐。黎明，咨詢之。適歲暮，岐曰：汝見昨日打畝儺者麼？曰：見。岐曰：汝一籌不及渠。師復駭曰：意旨如何？岐曰：渠愛人笑，汝怕人笑。師大悟，巾侍久之，辭遊廬阜。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，聲名籍甚。又遜居圓通，次徙法華、龍門、興化、海會，所至眾如雲集。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師曰：水底按葫蘆。又僧問：不求諸聖，不重己靈，未是衲僧分上事。如何是衲僧分上事？師曰：死水不藏龍。曰：便恁麼去時如何？師曰：賺殺汝。宋仁宗熙寧五年丙戌示寂，世壽四十八。

贊

楊岐和尚

碧海中珠，爛泥裏刺。虎嘯龍唫，雞啼犬吠。天下楊岐，討甚巴鼻。

衡州茶陵受業和尚

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，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。百尺竿頭曾進步，溪橋一踏沒山河。固不方遊兮何遊之有，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。雁峰之東兮洣川之口，三十三秋兮大獅子吼。舒兮卷兮已而矣，依前空瀉洣川水。九江相去幾千里，父有重牙子無齒。謾勞提耳一爐香，微煙旋逐松風起。

題雲葢會和尚遺塔

五峰諸祖塔，我祖據中央。山脉朝來正，溪光瀉去長。僧移雲際樹，客獻海邊香。從此瀟湘畔，遺風振洛陽。

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上

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

頌古

世尊一日陞座，大眾纔集定，文殊白椎云：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世尊便下座。

巍巍頂相終難見，舒卷何當如掣電？彼時若有此時人，文殊椎下分針線。

世尊因外道問云：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世尊據坐，外道讚曰：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作禮而去。後阿難問佛：外道有何所證，而言得入？世尊曰：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

萬丈寒潭徹底清，錦鱗夜靜向光行。和竿一擲隨鈎上，水面茫茫散月明。

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，士陞座，以尺拊案一下，便下座，帝愕然。誌公乃問：陛下會麼？帝云：不會。誌云：大士講經竟。

大士何曾解講經，誌公方便且相成。一揮案上俱無取，直得梁王努眼睛。且道努底是什麼？

布袋和尚常在通衢，或問：在此何為？師曰：等個人來。曰：來也。師曰：汝不是這個人。或解布袋，百物俱有，撒下曰：看！看！又一一將起，問人曰：這個喚作什麼？或袋內探果子與僧，僧擬接，師乃縮手曰：汝不是者個人。或見僧行過，乃拊背一下，僧回首，師曰：把一錢子來。有時倚袋終日憨睡，或起行市肆間，小兒譁逐之，或拄杖、或數珠與兒戲。有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遂放下布袋，叉手而立。僧曰：祇此別更有在？師拈起布袋，肩負而去。

都盧一個布袋，裡面討甚奇怪。困來且得枕頭，攜去亦無妨礙。有時鬧市打開，多是自家買賣。

楞嚴經：佛告阿難：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。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

堂前露柱久懷胎，生下孩兒頗俊哉。未解語言先作賦，一操直取狀元來。

楞嚴經：佛謂阿難：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

若能轉物即如來，春暖山花處處開。自有一雙窮相手，不曾容易舞三臺。

維摩經：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，至維摩，摩默然。文殊讚嘆曰：乃至無有語言文字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

一個兩個百千萬，屈指尋文數不辦。暫時放在暗窓前，明日與君重計算。

維摩經：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。

朝生暮死千萬徧，一日幾回相見面。展陣開旗放出來，一指動時客戲見。

金剛經：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水不洗水誰不知，旋嵐常靜太驅馳。千年曆日如能算，免被巡官掌上推。
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起一枝華，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萬聖賢，唯迦葉破顏微咲。世尊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

微妙法門，付囑於汝。汝當護持流通，毋令斷絕。

盡說拈華微咲是，不知將底辯宗風。若言心眼同時證，未免朦朧在夢中。

迦葉因阿難問：世尊傳金襴外，別傳何物？葉召阿難，難應諾。葉云：倒却門前剎竿著。

金襴之外復何傳？弟應兄呼豈有偏？倒却門前剎竿子，免教依舊倚墻邊。

達磨大師見梁武帝，帝問曰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師曰：廓然無聖。帝曰：對朕者誰？師曰：不識。帝不悟，師遂折蘆渡江。至魏後，帝舉問誌公，公曰：陛下識此人否？帝曰：不識。公曰：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。帝曰：當遣使詔之。公曰：莫道陛下詔，闔國人去，他亦不回。

一箭尋常落一鵰，更加一箭已相饒。直歸少室峰前坐，梁主休言更去招。

達磨自梁涉魏，至洛陽少林，面壁而坐，經及九年。

先被梁王勘破。却向少林孤坐。謾言教外別傳，爭奈不識這箇。

二祖慧可大師初參達磨，立雪斷臂，曰：我心未寧，乞師安心。磨曰：將心來，與汝安。師曰：覓心了不可得。磨曰：與汝安心竟。師於此悟入。

終始覓心無可得，寥寥不見少林人，滿庭舊雪重知冷，鼻孔依然搭上唇。

五祖弘忍大師，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，遇四祖告曰：吾欲傳法於汝，汝已年邁，汝若再來，吾尚遲汝。師諾，遂往周家女托生。因拋濁港中，神物護持，至七歲為童子。祖一日往黃梅，逢一小兒，骨相奇秀，乃問曰：子何姓？曰：姓即有，非常姓。祖曰：是何姓？曰：是佛性。祖曰：汝無性耶？曰：性空故。祖默識其法器，即俾侍者，乃令出家。後付衣鉢，居黃梅東山。

在聖權方世莫評，雙峰密付豈虛稱。前身已老難傳鉢，托陰重來始繼燈。昔日栽松名尚振，千靈報母願何增。如今海內宗風徧，祇為春中擇得能。

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，者應諾。如是三召，皆應諾。師曰：將謂吾辜負汝，却是汝辜負吾。

國師三喚侍者，侍者三度應諾，茫茫亂下鍼錐，誰知可知禮也。

國師無縫塔。

無縫塔從誰手造，雖然有樣不堪傳。如何強寫無層級，永向琉璃殿上懸。

青原思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師曰：廬陵米作麼價？

廬陵米價越尖新，那個商量不掛唇。無限清風生閫外，休將升斗計疎親。

馬祖一日陞座，百丈卷却面前席，祖便下座。

昨日東風偶然惡，桃花亂落如紅雨。昨夜東風又發狂，滿地不知何處去。

馬祖不安。院主問：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祖曰：日面佛，月面佛。

大地山河俱是寶，不識之人入荒草。日面月面佛現前，閃爍珊瑚光杲杲。

百丈海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奇特事？師曰：獨坐大雄峯。僧禮拜，師便打。

大機大用豈虛然？獨坐雄峰自有權。稍若錯傳王令者，腦門須喫棒三千。

南泉禪師因兩堂爭猫，師遇之，白眾曰：道得即救取猫兒，道不得即斬却也。眾無對，師便斬之。趙州自外歸，師舉前話示之，州乃脫草鞋安頭上而出，師曰：適來子若在，即救取猫兒也。

提起兩堂應盡見，拈刀要取活狸奴。可憐皮下皆無血，直得橫屍滿路途。

狸奴夜靜自舒張，引手過頭露爪長。王老室中巡邏了，狼忙走出恐天光。

槃山曰：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慈明曰：向上一路，千聖不然。楊岐曰：口上著。

槃山向上路何言，罕見行人耳有穿。口上著來無咬處，方知千聖不能傳。

水潦和尚參馬祖，禮拜起，欲伸問次，祖一踏踏倒。師忽然大悟，起來呵呵大咲曰：也大奇！也大奇！百千法門，無量妙義，盡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。

一踏倒時堪大笑，從前伎倆盡徒勞，蛇頭却要重揩痒，萬萬千千出一毫。

麻谷因良遂座主參師，閉却門，將鋤頭去削草。遂又來扣門，師曰：誰？曰：某甲。師曰：鈍根阿師下去。凡數四如是，遂忽然有省，再去扣門曰：和尚莫謾良遂，良遂若不來禮拜，洎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。師乃開門令通悟，緜印可之。遂返都城講肆，散席告諸徒曰：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；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。

閉戶攜鋤已太賒，更來當面受糊搽。光中自覺遭謾久，方信無人共出家。

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：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？曰：有。師曰：作麼生？曰：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曰：恁麼則說似人了也。曰：某甲即恁麼，和尚作麼生？師曰：我又不是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底法？曰：某甲不會，請和尚說。師曰：我太煞與汝說了也。

涅槃老子順風吹，囉哩哩囉爭得知。隔嶺幾多人錯聽，一時喚作鷓鴣詞。

百丈示眾曰：汝等為我開田，我為汝說大義。普請開田了，眾請和尚說大義，師展兩手示之。

常憐百丈解開田，今古行人手裡傳。誰道舌頭曾不動，五音六律太周旋。

池州魯祖尋常見僧來，便面壁。南泉聞曰：我尋常向師僧道，向佛未出世時會取，尚不得一個半個，他恁麼驢年去。

魯祖孤風振四維，僧來面壁少人知。南泉提起驢年事，且道如今是甚時。

龐蘊居士參馬祖，問曰：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？祖曰：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。士於言下頓悟。

一口吸盡西江水，萬古千古無一滴。要須黨理不黨親，馬師可惜口門窄。

黃檗運禪師曰：汝等盡是噇酒糟漢，還知大唐國裡無禪師麼？時有僧問：諸方聚眾，為甚麼却道無禪師？師曰：不道無禪，祇是無師。

大唐國裡無禪師，與君攜手歸家裡。拋鈎祇欲釣獰龍，誰知得箇跛鼈子。

溈山祐禪師示眾曰：老僧百年後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脇書五字曰：溈山僧某甲。若喚作溈山僧，又是水牯牛；喚作水牯牛，又是溈山僧。喚作什麼即得？

不道溈山不道牛，灼然何處辯蹤繇？絲毫差却來時路，萬劫無繇得出頭。

陸大夫問南泉曰：肇法師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同根，萬物一體。泉指庭前牡丹曰：大夫，時人見此一枝花，如夢相似。

天地同根自唯然，當時猶喜遇南泉。指言見此華如夢，須信壺中別有天。

龍潭崇信禪師未出家時，為餅鋪在天皇寺前，每日常供餅十枚上皇。皇受已，却留一餅與之，曰：惠汝以蔭子孫。師曰：是某將來，何以返？曰：惠汝。皇曰：是汝將來，復汝何咎？師因悟入，遂投出家。

十餅每將留一個，因思何謂蔭兒孫？團團將去還將入，不覺醍醐到頂門。

龍潭一日問天皇曰：某自到來，不蒙指示心要。皇曰：自汝到來，吾未嘗不指汝心要。師曰：何處指示？曰：汝擎茶來，吾為汝接。汝行食來，吾為汝受。汝和南時，吾便低首。何處不指示心要？師低頭良久。皇曰：見則直下便見，擬思即差。師當下開解。復問：如何保任？皇曰：任性逍遙，隨緣放曠。但盡凡心，別無聖解。

脫白投師貴苦辛，擎茶問訊盡躬親。無端再敘三年事，笑倒街頭賣餅人。

趙州諗禪師因僧問：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師曰：鎮州出大蘿蔔頭。

鎮州出大蘿蔔頭，報君來處須分曉。衲僧多是渾淪吞，子細得他滋味少。

趙州云：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內裡坐。

併却泥佛金木佛，趙州放出遼天鶻。東西南北謾搥頭，萬里重雲只一突。

法眼禪師舉趙州栢樹子話問覺鐵嘴：承聞趙州有此話，是否？覺曰：先師無此語，莫謗先師好。眼曰：真師子兒。

新羅鷂子刺天飛，鈍鳥籬邊懞不去。趙州庭栢一何高，誰道先師無此語。

趙州因僧問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如何是不揀擇？師曰：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曰：此猶是揀擇。師曰：田厙奴，甚處是揀

擇？僧無語。

團團秋月印天心，是物前頭有一輪。入穴蝦蟆無出路，却冤天道不平勻。

趙州因僧問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是時人窠窟否？師曰：曾有人問我，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。

分疎不下五年強，一葉舟中載大唐。渺渺兀然波浪裏，誰知別有好思量。

趙州因僧問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纔有語言是揀擇，和尚如何為人？師曰：何不引盡此語？曰：某甲祇念得到這裡。師曰：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

驅山塞海也尋常，所至文明始是王。但見皇風成一片，不知何處有封疆。

趙州因僧問：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師曰：喫粥了也未？僧曰：喫粥了也。師曰：洗鉢盂去。其僧忽然省悟。

梅花落盡杏花披，未免春風著出褫。一氣不言含有象，萬靈何處謝無私。

趙州因僧問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所？師曰：老僧在青州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

七斤衫重豈難提，日出東方定落西。一擊珊瑚枝粉碎，轟轟雷雨滿山溪。

趙州因僧問：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？師曰：急水上打毬子。僧却問投子：急水上打毬子，意旨如何？子曰：念念不停留。

何謂識兮還具六？八萬四千殊不足，初生孩子尚喃喃，急水打毬攔口[祝/土]。

臺山路有一婆子，凡僧問：臺山向什麼處去？曰：驀直去。僧便去。曰：好個師僧，又恁麼去。後有僧舉似趙州，州曰：待我勘過。明日便去，問：臺山向甚麼處去？曰：驀直去。州便去。曰：好個師僧，又恁麼去。州歸院，謂僧曰：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。

干戈中立太平基，塊雨條風勝古時。婆子為君勘破了，趙州脚跡少人知。

臨濟玄禪師問黃檗佛法的的意，檗便打。如是三問，三度被打，皆不契會，遂辭檗行脚去。檗指往大愚，師至大愚，愚曰：那裡來？師曰：黃檗來。愚曰：黃檗有何言教？師曰：親問佛法的的意，蒙和尚三度賜棒，未審過在甚處處？愚曰：黃檗恁麼老婆，為汝得徹困，猶賒過在。師於是大悟，曰：佛法元來無多子。愚乃搦住曰：者尿牀鬼，適來道不會，如今又道無多子，且道是多少？師向愚肋下築三拳，愚拓開曰：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師還黃檗，檗曰：返何速乎？師曰：祇為老婆心切。檗曰：有何言句？師舉前話，檗曰：者大愚饒舌，待見與他一頓。師曰：說甚待見，即今便打。遂打檗一掌，檗吟吟大笑。

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踢踢翻鸚鵡洲。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臨濟出世後，唯以棒喝示徒，凡見僧入門便喝。

萬里青霄絕點塵，一聲霹靂震乾坤。茫茫宇宙人無數，幾個如今有腦門。

臨濟示眾曰：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向面門出入。時有僧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師便打，云：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

春風浩浩烘天地，是處山藏煙靄裡。無位真人不可尋，落花又見隨流水。

臨濟問院主：甚處去來？主曰：州中糴黃米來。師曰：糴得盡麼？曰：糴得盡。師以拄杖劃一劃，曰：還糴得者箇麼？主便喝，師便打。典座至，師舉前話。座曰：院主不會和尚意。師曰：汝又作麼生？座禮拜，師亦打。

寶劍持來刃似霜，幾回臨陣斬蠻王。有情有理俱三段，一道寒光射斗傍。

臨濟將示寂，謂眾曰：吾滅後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。三聖出曰：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？師曰：已後有人問汝，向他道什麼？聖便喝。師曰：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？

擘彼泰山雷未猛，照開滄海月非光。瞎驢滅却正法眼，直得哀聲滿大唐。

大隨法真禪師。因僧問：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。未審者個壞不壞？師曰：壞。僧曰：恁麼則隨他去也。師曰：隨他去。僧不肯。後到投子，舉前話。子裝香遙禮曰：西川古佛出世。謂其僧曰：汝速回去懺悔。僧回大隨，師已遷化。再至投子，子亦遷化。

壞與不壞舌無骨，驀面看時眼突出，大隨猶在劫火中，天下熬熬謾啾唧。

大隨菴側有一龜，僧問：一切眾生皮裹骨，這個眾生為甚骨裹皮？師拈草履覆龜背上，僧無語。

分明皮上骨團團，卦畫重重更可觀，拈起草鞋都蓋了，大隨却被這僧謾。

靈樹因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默然。後遷化，欲立行狀碑，要選此語刻石。時雲門為首座，僧問：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？雲門代云：師。

師之一字太巍巍，獨向寰中定是非。畢竟水須朝海去，到頭雲定覓山歸。

靈雲勤禪師因見桃花悟道，有偈曰：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溈山曰：從緣悟達，永無退失。玄沙曰：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

靈雲悟後復何如，未徹無人辯得渠。千古華山山脚下，豈知潘閬倒騎驢。

德山鑒禪師一日侍龍潭，抵夜，潭曰：更深何不下去？師珍重便出，却回曰：外面黑。潭點紙燈度與，師擬接，潭復吹滅。師於此大悟，便禮拜。潭曰：子見個甚麼？師曰：從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。

明暗相陵不足云，絲毫有解未為親，紙燈忽滅眼睛出，打破大唐無一人。

德山因廓侍者問：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？師曰：作麼作麼？曰：勅點飛龍馬，跛鼈出頭來。師休去。明日師浴出，廓過茶與師問，撫廓背曰：昨日公案作麼生？曰：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。師又休去。

雲鵬展翅天無光，井底蝦蟆剛咄咄。太陽忽轉跳出來，千峰萬峰空突兀。

洞山曰：一大藏教，祇是個之字。

點畫分明無道理，老胡幾度提不起。不如分付王右軍，無限風流歸手裡。

投子禪師。趙州問：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？師曰：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州曰：我早猴白，伊更猴黑。

死去活來牙上露，投明須到己先行。誰家別舘池塘裏，一對鴛鴦畫不成。

投子因僧問：如何是十身調御？師下禪床立。又問：凡聖相去幾何？師亦下禪床立。

老婦低垂事舅姑，起來爭免面糢糊。強將雲髻高高綰，遮得傍人眼也無。

投子因僧問：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？師曰：丫角女子白頭絲。

丫角女子白頭絲，猛燄堆中雪片飛，一等住山誰可擬？閒雲流水不同歸。

仰山住東平時，溈山送書并鏡與師。師上堂，提起示眾曰：且道是溈山鏡？東平鏡？若道是東平鏡，又是溈山送來；若道是溈山鏡，又在東平手裡。道得則留取，道不得即撲破去也。眾無語，師遂撲破。

師鏡拈來呈眾了，癡人往往爭妍醜，當時撲破不可尋，免教壞却兒孫手。

仰山因龐居士問：久嚮仰山，到來為什麼却覆？師竪起拂子，士曰：恰是。師曰：是仰是覆？士乃打露柱，曰：雖然無人，也要露柱證明。師擲拂子，曰：若到諸方，一任舉似。

兩個八文為十六，從頭數過猶不足，拏來亂撒向階前，滿地團團苔蘚綠。

興化獎禪師，因後唐莊宗幸河北，回魏府行宮，詔師問曰：朕取中原，獲得一寶，未曾有人酬價。師曰：請陛下寶看。帝以兩手舒幞頭脚。師曰：君王之寶，誰敢酬價？

北番王子彎弓射，南國將軍仰面看。沙上空餘斜影在，翩翩直自入雲端。

三聖因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曰：臭肉來蠅。興化云：破驢脊上足蒼蠅。

破脊驢多臭肉蠅，誰知興化不徒行。慣從五鳳樓前過，手握金鞭賀太平。

雪峰住庵時，有兩僧來，師以手托庵門，放身出曰：是什麼？僧亦曰：是什麼？師低頭歸庵。僧辭去，師問：甚麼處去？曰：湖南。師曰：我有個同行住巖頭，附汝一書去。書曰：某書上師兄，某一自鼇山成道後，迄至於今飽不饑，同參某書上。僧到巖頭，頭問：甚處來？曰：雪峯來，有書達和尚。頭接了，乃問：別有何言句？僧舉前話，頭曰：他道甚麼？曰：他無語，低頭歸庵。頭曰：噫！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，若向伊道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！僧至夏末，請益前話，頭曰：何不早問？曰：未敢容易。頭曰：雪峯與我同條生，不與我同條死。要識末後句，祇這是。

雪老却入庵中後，路上無人見得伊。賴有故人千里在，同條生死不同時。

雪峰曰：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

眉毛鏬裏遊南嶽，大海波心泛釣舟。薄藝隨身終不說，從他打鼓看無休。

雪峰上堂：南山有一條鼈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長慶出曰：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。有僧舉似玄沙，沙曰：須是稜兄始得。然雖如是，我即不然。曰：和尚作麼生？沙曰：用南山作麼？

象骨鼈蛇當大路，稜師可惜便亡身。雲門弄得雖然活，爭似南山不用親。

雪峰示眾曰：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。玄沙云：今日王令稍嚴。師曰：作麼生？沙云：不許人攙行奪市。師不覺吐舌。雲門曰：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

火燄騰輝說最親，無邊諸佛近前聞。誰知更有傍觀者，鼻孔撩天不喜君。

乾峰和尚上堂曰：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雲門出眾曰：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却往徑山去。師曰：典座來日不得普請。便下座。

黑白分明滿局棋，曾無一著有相虧。可憐無限傍觀者，斧爛柯消總不知。

乾峰上堂：法身有三種病、二種光，須是一一透得，始解歸家穩坐，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。雲門出問：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？師呵呵大笑。門曰：猶是學人疑處。師曰：子是甚麼心行？門曰：也要和尚相委。師曰：直須與麼，始解穩坐。門應諾諾。

鋪主將鍮試買人，謂言難似此金真。買人拂袖先行去，滿面慚惶不敢嗔。

寶壽開堂日，方陞座，三聖推出一僧，師便打。聖曰：汝恁麼為人，非但瞎却這僧眼，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。師擲下拄杖，便下座，歸方丈。

金鎚擲下如星疾，好手接來不費力。當時擲向洪波中，千古萬古無消息。

羅山道閒禪師。閩王請開堂，師陞座，方收斂僧伽黎，乃曰：珍重！便下座。閩王近前接手，云：靈山一會，何異今日？師曰：將謂是個俗漢。

紛紛雪影耀閩天，閩主欣逢倍樂然。一旦春風吹大地，更無一點在階前。

玄沙備禪師示眾曰：諸方老宿，盡道接物利生。祇如盲聾啞三種病人，汝作麼生接？若拈錐豎拂，他眼不見。共他說話，耳又不聞，口復啞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盡無靈驗。時有僧出曰：三種病人，和尚還許人商量否？師曰：許。汝作麼生商量？僧珍重出，師曰：不是，不是。

退後近前兼對辯，相逢邂逅難回面。春風驀地撼庭前，還見落花千萬片。

玄沙因鏡清問：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個入路。師曰：還聞偃溪水聲否？曰：聞。師曰：是汝入處。

天生碧眼崑崙兒，有藝過人自不知。幾度黑風翻大海，波心出沒自閒嬉。

漳州保福禪師因長慶云：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不道如來無語，只是無二種語。師曰：作麼生是如來語？曰：聾人爭得聞？師曰：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。慶却問：作麼生是如來語？師云：喫茶去。雲居錫云：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？

不說如來二種語，三三為九須重數。何謂聾人爭得聞，狐裘未免還移主。

雲門偃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透法身句？師曰：北斗裡藏身。

五陵公子遊花慣，未第貧儒自古多。冷地看他人富貴，等閒無奈幞頭何。

雲門因僧問：殺父殺母，佛前懺悔。殺佛殺祖，向甚處懺悔？師曰：露。

簸土揚塵無避處，翻身直到御樓前。回頭不見來時路，下是黃泉上是天。

雲門因僧問：如何是塵塵三昧？師曰：鉢裡飯，桶裡水。

朝打三千未為多，暮打八百未為少。鉢裡飯兮桶裡水，人前切忌無分曉。

雲門，上堂：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拈燈籠向佛殿裡，將三門來燈籠上，作麼生？自代云：逐物意移。又曰：雲起雷興。

嶺上白雲舒復卷，天邊皓月去還來。低頭却入茆簷下，不覺呵呵笑幾回。

雲門因僧問：如何是法身？師曰：六不收。

六不收兮調最新，能歌何待繞梁塵。和風滿檻花千樹，不換乾坤別是春。

雲門因僧問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師曰：糊餅。

雲門糊餅模樣小，爭似法華爐竈大。飽來一任帶刀眠，誰問西來閑達磨。

雲門因僧問：不起一念，還有過也無？師曰：須彌山。

須彌山，塞宇宙，千眼大悲看不透。除非自解倒騎牛，一生不著隨人後。

雲門因僧問：如何是正法眼？師曰：普風。穴云：瞎黃龍。心云：更道個瞎，且圖兩得相見。

頂上有來真個瞎，輝天鑒地不同時。大悲手裡休擎手，獨自夜行誰得知。

雲門因僧問：佛法如水中月，是否？師曰：清波無透路。曰：和尚從何得？師曰：再問復何來？曰：正與麼時如何？師曰：重疊關山路。

灼然水月非難取，自是時人手不親。韶石老師拈出了，關山重疊越光新。

雲門示眾曰：藥病相治，盡大地是藥，那個是自己？

左眼不見山河，右眼不見日月。直得百花開時，一一為君分別。

報慈藏嶼禪師因僧問：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。祇如情未生時如何？師曰：隔。曰：情未生時隔個甚麼？師曰：這個梢郎子未遇人在。

無情絲隔若為通，絲髮之間路萬重。可惜兩頭空走者，不能直下見其宗。

巴陵顥鑑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吹毛劍？師曰：珊瑚枝枝撐著月。

珊瑚枝枝撐著月，射斗鋒鋩未足觀。四海盡來歸貢後，乾坤同輝寶光寒。

洞山初禪師初參雲門。門曰：近離甚處。師曰：查渡。門曰：夏在甚處。師曰：湖南。門曰：什麼時離湖南。師曰：去秋。門曰：放汝三十棒。師曰：過在什麼處。門曰：江西湖南便恁麼去。師於言下頓省。

一鏃三關破不難，奈何猶在是非間。曲勞提起飯袋子，三頓方知徹骨寒。

洞山因僧問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麻三觔。

觔兩分明不負君，眼中瞳子莫生嗔。百年三萬六千日，得忻忻處且忻忻。

首山念禪師因僧問：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？師曰：家家門前火把子。

空手歸時誰肯信？驢駄馬載入門來，家家舉起火把子，半夜天如白日開。

法眼文益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師曰：是曹源一滴水。

曹源一滴久澄清，流出千江絕浪聲。大海幾多遊翫者，茫茫空繞水邊行。

法眼因僧慧超問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汝是慧超。僧於是悟入。

一文大光錢，買得個油糍，喫向肚裡了，當下便不饑。

龍濟紹脩禪師行脚時，同悟空、法眼到地藏，向火舉話次，藏入來，乃問：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？師曰：不別。藏竪兩指云：兩個三人。因此同參。

地藏當機竪指頭，諸老至今猶未瞥，天回地轉却等閒，千古萬古兩條鐵。

五祖戒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踏著秤鎚硬似鐵。

踏著秤鎚硬似鐵，此時有理不能說。新羅國裡火星飛，直上雲門指上熱。

智門祚禪師因僧問：蓮華未出水時如何？師曰：蓮華。曰：出水後如何？師曰：荷葉。

蓮華荷葉有繇哉，泥水分時絕點埃。堪憶九龍初沒處，東西一步一華開。

汾州昭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曰：青絹扇子足風凉。

青絹扇子足風凉，親得搖來始息狂。只愛團團無縫者，人前空自眼如羊。

北禪賢禪師歲夜小參，曰：年窮歲盡，無可與諸人分歲。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，炊黍米飯，煮野菜羹，燒榾柮火，大家喫了，唱村田樂。何故？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，剛被時人喚作郎。下座，歸方丈。至夜深，維那入方丈問訊，曰：縣裡有公人到勾和尚。師曰：作甚麼？曰：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。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，那便拾去。師下禪床，攔胸擒住，叫曰：賊！賊！那將帽子覆師頂，曰：天寒，且還和尚。師呵呵大笑，那便出去。時法昌遇為侍者，師顧昌曰：這公案作麼生？昌曰：潭州紙貴，一狀領過。

納它皮角要輸機，放下尋時結抄歸。一任這回黃雪落，滿家圍火掩柴扉。

雪竇顯禪師改船子漁父頌曰：夜靜水寒魚不食，滿船載得月明歸。

閃爍金鱗躍浪時，華亭貪翫下鈎遲。誰知雪老垂綸慣，不犯波濤取得伊。

雪竇因僧問：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學人分上為什麼不會？師曰：枯木裡瞠眼。曰：恁麼則從苗辨地，因語識人也。師曰：三十棒且待別時。

一枝枯草強遮羞，明鏡當軒燭盡幽。滿面慚惶移步去，清光灼灼避無繇。

雲菴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，泉令充侍者，示以芭蕉拄杖話，經久無省發。一日泉向火，師侍立，泉忽問：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。師擬舉，泉拈火箸便摵，師豁然大悟。

與奪雙行驗正邪，纔爭拄杖便亡家，驀然鐵棒如風疾，失却從前眼裏華。

玄則禪師問青峰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峰曰：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後謁法眼，眼問：甚處來？師曰：青峰。眼曰：青峰有何言句？師舉前話。眼曰：上座作麼生會？師曰：丙丁屬火而更求火，如將自己求自己。眼曰：與麼會又爭得？師曰：某甲祇與麼，未審和尚又如何？眼曰：汝問，我與汝道。師問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眼曰：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師於言下頓悟。

末上一回秤八兩，又秤恰重半觔來。定盤星在誰人手，爭著絲毫可怪哉。

慈明圓禪師在眾中時，到芝和尚寮中。芝坐間，開盒子取香在手中，欲燒次，師問曰：作麼生燒？芝便放爐中燒。師曰：齯郎當漢又恁麼去也。

千人萬人行一路，幾個移身不移步？對面拈香爐上燒，齯郎當漢又恁去。

瑯琊覺禪師因長水法師問：經云：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師厲聲曰：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

混混玲瓏無背面，拈起有時成兩片。且從依舊却相當，免被傍人來覷見。

大愚芝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鋸解秤鎚。

鋸解秤鎚無縫罅，風吹日炙朝復夜，雖然不許亂商量，一任稱提繞天下。

楊岐會禪師因僧問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三脚驢子弄蹄行。僧曰：莫祇者便是？師曰：湖南長老。

三脚驢子弄蹄行，奉勸行人著眼睛，草裡見他須喪命，祇緣踢踏最分明。

楊岐因僧問：少林面壁，意旨如何？岐云：西天人不會唐言。

天高地迥非難見，水濶山重不易論。萬古八風吹不入，西天人不會唐言。

楊岐因僧問撥雲：見日時如何？岐云：東方來者東方坐。

堯舜垂衣萬國賓，撥雲見日意休陳。東方來者東方坐，草木重霑雨露新。

楊岐因慈明上堂，問：幽鳥語喃喃，辭雲入亂峰時如何？明曰：我行荒草裡，汝又入深村。師曰：官不容針，更借一問。明便喝，師曰：好喝！明又喝，師亦喝，明連喝兩喝，師禮拜，明曰：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。師拂袖便行。

將出驪珠遇大商，金盤撥動有餘光。無煩一句論高價，把手歸家笑幾場。

楊岐因僧問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衲僧得一堪作什麼？師曰：鉢盂口向天。

鉢盂向天底時節，十方世界一團鐵，少林面壁謾多年，衲僧眼裏重添屑。

茶陵郁山主因廬山化士至，論及宗門中事，教令看。僧問法燈：百尺竿頭如何進步？法燈曰：噁。凡三年。一日，乘驢度橋，一踏橋板而墮，忽然大悟。遂有頌曰：我有神珠一顆，久被諸塵封鎖。今朝塵盡光生，照見山河萬朵。因更不遊方。

百尺竿頭曾進步，溪橋一踏沒山河。從茲不出茶川上，吟嘯無非邏哩囉。

動與事會。

飯若真珠麵如玉，食罷沿溪行數曲。忽然逢個荷鋤翁，我自高歌他鼓腹。

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